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 全 译 本 ◆

基督山伯爵^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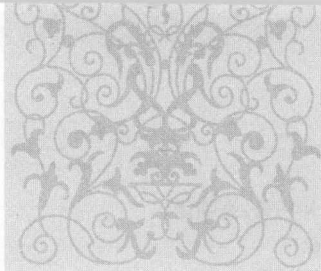
[法国] 大仲马 / 著 高临 / 译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The Count of Mont Cristo

基督山伯爵

下

[法国]大仲马 著

高 临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伯爵(下)/(法国)大仲马著;高临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黄祿善主编)

ISBN 7-5354-2410-4

I.基…

II.1.大…2.高…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9582 号

策 划: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27-87296661 027-87296665)

责任编辑:刘 青 金泽龙

责任校对:范承勇

装帧设计:陈必琴

责任印制:周铁衡 秦新华

封面绘画:丁 玲

插图绘画:阮 建等

排版制作:谢 晶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委托发行电话:027-87677282 传真:027-87677299)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恒美印务(番禺南沙)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46.625 插图:26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2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09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56.00 元(上、下)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68754624)

常年法律顾问: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lexander Dumas



The Count of Mont Cristo

五十八 努瓦基耶·维尔福先生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唐格拉夫人和小姐离开以后，就在刚才描述的那段绵绵情话的同时，检察官府上有何波折。

维尔福先生来到他父亲的房间，维尔福夫人跟着也走了进来，至于瓦琅蒂娜，读者已经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夫妇两人向老人行了礼，又叫跟随着老人25年的老仆人巴鲁瓦退下，然后双双在老人身旁坐下。这时努瓦基耶先生正坐在轮椅上。每天早上仆人把他抱上轮椅，傍晚再抱他下来，他坐的轮椅前面是一面大镜子，反照出整个套间，他不用动弹，其实也不可能动弹，就能看到谁进了房间，谁走了出去以及他身边的人在干什么。像死尸一般僵硬不动的努瓦基耶先生只是用他那机智敏捷的双眼望着他儿子和儿媳，两人那副彬彬有礼的神态也向老人说明他们是来谈什么意想不到的正事。

老人的身躯已有四分之三该进入坟墓，只是视觉和听觉这两个感官还像两颗火花一样具有生气，而且，内心世界的生活虽然使这具石像般的躯壳具有生命，但也只能通过其中的一个感官向外显露。他那显示内心生活的目光宛如遥远的明灯，告诉在茫茫荒野中迷路的夜行人，在这万籁俱寂和一片昏暗中还有清醒的人在。

努瓦基耶这老人的眼珠乌黑，眼眶上是一对黑黑的眉毛，长长的白发一直垂到双肩。他的眼睛，就像一个人用一种感官代替其他一切感官后通常都会出现的那样，凝聚了昔日遍及周身，遍及整个心灵的全部活动，全部机敏，全部力量和全部智慧。诚然，他的手臂已不能挥动，他的嗓子已说不出声

音，他的身躯已没有任何动作，但他那道劲的眼睛已取代了一切，他用眼睛命令，他也用眼睛表示感激。总之，这是一具惟有眼睛充满活力的死尸，有时这张大理石一般的脸庞上部燃烧起愤怒的火光，或者闪烁出喜悦的光彩，不禁令人望而生畏。全府上下只有三个人能领会这位可怜的瘫痪老人的言语，这就是维尔福，瓦琅蒂娜以及我们刚才说到过的那位老仆人。但是维尔福很少来看他父亲，甚至可以说，他只是不得已的时候才过来一趟，而且他即使来看父亲，虽然懂得老人的话，却不愿意想方设法让老人高兴和满意，所以老人的幸福完全寄托在他的孙女身上。瓦琅蒂娜出于孝敬，爱心和耐心，已经学会从老人的目光中读懂努瓦基耶的全部思维。对别的人来说，老人的言语既没有声音，也不可理解，但是瓦琅蒂娜总是给予回答，她运用了各种声调，各种表情，而且倾注了全部心灵，所以姑娘和老人的交谈仍然是声情并茂。老人虽然只是一团血肉之躯，几乎只在苟延残喘，但他依旧知识渊博，洞察秋毫，灵魂在丧失活动能力的躯壳内所能有的毅力他都拥有。

瓦琅蒂娜解决了理解上的这一奇妙的难题，不但能领会老人的思想，也能让老人懂得姑娘自己的思想。凭着自己的努力，在日常生活方面瓦琅蒂娜对老人那活生生的灵魂所怀有的愿望，对这近于僵死不动的躯体的需要，极少有理解不准确的时候。至于那老仆人，我们已经说过，他服侍主人已有25年，了解主人的一切习惯，所以极少有努瓦基耶自己来要求什么的时候。

维尔福过来正是同父亲进行这种奇特的谈话，但是他用不着瓦琅蒂娜和老仆人的帮助。我们已经说过，他自己就完全能理解老人的话语，而他之所以不常来交谈，那是因为他对父亲已懒得多管，或者就是漠然置之的缘故。所以他故意让瓦琅蒂娜去花园，又把巴鲁瓦差开，他在父亲的右边坐下，而维尔福夫人则在左边坐下。

“先生，”维尔福说道，“瓦琅蒂娜没有上来，巴鲁瓦是我叫他走开的，您不必觉得奇怪，因为我们要商量的事不能当着姑

娘或者仆人谈，维尔福夫人和我本人有事要同您谈。”

维尔福说这段开场白的时候，努瓦基耶的脸上一直毫无表情，但是维尔福则相反，他似乎极想一眼望到老人的内心深处。

“这件事，”检察官接着说，语气跟他平时说话一样，冷冰冰，仿佛决不容许别人有任何异议，“维尔福夫人和我本人都深信一定会得到您的赞许。”

老人的眼睛还是毫无表情，他只是听着，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反应。

“先生，”维尔福紧接着说，“我们准备给瓦琅蒂娜办婚事。”

如果是一张蜡浇成的脸，这时也不至于像老人的脸那样，依然冷冷的毫无反应。

“婚礼在三个月内举行。”维尔福又说道。

老人的眼睛依然毫无生气，这时维尔福夫人急忙插进来说道：“我们想这个消息一定会引起您的关切，先生，因为您好像一向疼爱瓦琅蒂娜。所以，现在我们只剩下一件事要办，告诉您瓦琅蒂娜未婚夫的姓名。这门亲事对瓦琅蒂娜来说，是最体面不过的了，对方有家产，也有贵族身分，至于我们给瓦琅蒂娜挑选的那个青年本人的品行和志趣，可绝对保证瓦琅蒂娜的幸福。这青年的名字想必您并不陌生，他就是弗朗兹·凯内尔先生，埃皮内男爵。”

维尔福乘他妻子说话的时候，全神贯注地望着老人。他非常熟悉努瓦基耶的眼睛，当维尔福夫人说出弗朗兹名字的时候，这双眼睛眨了一下，接着眼睑尽量张开，仿佛开启的嘴唇要说话一样，张大了的眼睑中闪出一道亮光。检察官知道他父亲和弗朗兹的父亲是公开的夙敌，懂得那眼中的火光和激动的意义何在，但他仿佛不曾看见似的置之不理，只是把他妻子的话接了过来。

“先生，”他说道，“您也很清楚，瓦琅蒂娜快满 19 岁了，现在应该让她完婚。虽然谈的是瓦琅蒂娜的婚事，我们却从不曾忘了您。我们事先已经了解清楚，瓦琅蒂娜的未婚夫虽然

不见得会同意与我们过，这会让小两口觉得不方便，但他至少答应跟您一起过。瓦琅蒂娜最爱您，您也疼她，这样您的习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照顾您的孩子由一个变成两个。”

老人眼中的火光已成了血一样的通红。老人心中必定升起某种怒火，痛苦和愤怒的吼声必定冲上他的喉头，但喊不出来，只是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满脸涨得绯红，嘴唇也变成了青紫色。

维尔福心平气和地打开一扇窗，说：“这房间太热了，努瓦基耶先生会热坏的。”然后他又走了回来，但没有再坐下。

“这门婚事，”维尔福夫人接着说道，“埃皮内先生和他家庭都是满意的，再说，他家也只是一位叔父和婶母。他母亲是在生他时去世的，父亲在1815年遭人暗杀，也就是说那时他才两岁，所以只要他自己同意就行了。”

“那次暗杀始终非常神秘，”维尔福说道，“虽然有嫌疑的人不少，但总定不下来，至今没有能查出凶手是谁。”

努瓦基耶使出了很大的劲，两片嘴唇抽搐了一下，仿佛是在微微发笑。

“所以，”维尔福接着说道，“那些真正的罪人，他们心里清楚自己犯下了罪行，在他们有生之年会遭到人类正义的打击，死后将遭到上帝正义的惩罚。如果能处在我们的地位，那是非常幸运的了，可以把女儿嫁给弗朗兹·埃皮内先生，从而最后把外表的嫌疑也都洗刷干净。”

努瓦基耶努力克制自己，显得很平静，而一个残损的机体能有这样一种克制能力，这确实出人意外。“是的，我心中有数。”他用目光朝维尔福回答说，目光也同时透露了他心中的极大轻蔑和强烈的愤恨。维尔福懂得这目光的意思，但他的回答只是微微耸了耸肩，然后他示意妻子起身准备走。

“现在，先生，”维尔福夫人说，“请允许我告辞，要不要叫爱德华过来看看您？”

他们原已说定，老人双目合拢表示同意，两眼连续眨几下表示不同意，如果是举眼向天，则表明他有话要说，如果只合

上右眼，表示他叫瓦琅蒂娜来，合左眼则是叫巴鲁瓦来。维尔福夫人刚说完，老人立即连连眨双眼。看到老人断然拒绝，维尔福夫人只好抿紧了嘴唇。“那么我把瓦琅蒂娜给您叫来？”她说。

“是的。”老人高高兴兴地闭上了双眼。

维尔福夫妇行完礼，然后走出房间，吩咐去叫瓦琅蒂娜，其实瓦琅蒂娜已经得知她今天应该去努瓦基耶先生那儿谈点事。维尔福夫妇刚走，瓦琅蒂娜就进了老人的房间，脸上还挂着因激动而泛起的红晕。她一眼望去，立刻知道了祖父心中是多么的痛苦，又有多少话要对她说。

“噢，爷爷，”她喊道，“怎么啦？他们惹您生气了，是不是？您还在生气？”

“是的。”老人合上双眼。

“生谁的气？我父亲？不是。维尔福夫人吗？不是。不是我？”

老人表示是这样。

“生我的气？”瓦琅蒂娜十分吃惊，问道。

老人又一次示意说是的。

“我做错了什么事，亲爱的爷爷？”瓦琅蒂娜喊道。

没有回答，于是她接着说：“今天我没有来看您，他们向您谈过我什么事了吧？”

“是的。”老人急忙用目光说。

“那得让我想想。我的上帝，我向你发誓，爷爷……啊！……维尔福先生和夫人刚从这儿走开，是不是？”

“是的。”

“是他们的话惹你生气的？那么什么事呢？要不要我去问问他们，再过来向你解释清楚？”

“不，不。”老人的目光说道。

“啊，你可把我吓慌了。他们能说什么呢，我的上帝！”她思索了一下。“噢，我明白了。”她凑近老人，压低了声音说，“他们可能谈了我的婚事。”

“是的。”愤怒的眼光说道。

“我懂了，你是恨我瞒着不说话。噢！你看，他们再三叮嘱我决不能对你讲这事，他们对我也是什么都不说，只是他们偶尔说漏了嘴我才知道一点秘密，所以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原谅我吧，亲爱的爷爷。”

目光又变成凝滞而毫无表情，似乎在说：“让我伤心的不只是你的沉默。”

“那又是什么呢？”姑娘问道，“你或许以为我会不管你，一结婚就把你忘了，是不是，爷爷？”

“不。”老人示意道。

“他们对你说了埃皮内先生同意我们一起过？”

“是的。”

“那你生什么气呢？”

老人眼中流露出一种无限温存的表情。

“对，我懂了，”瓦琅蒂娜说，“那是因为你疼我？”

老人示意是的。

“你怕我将来不幸福？”

“是的。”

“你不喜欢弗朗兹先生？”

老人双眼接连眨了三四下：“不，不，不。”

“所以你非常发愁，爷爷？”

“是的。”

“嗨，你听我说，”瓦琅蒂娜跪下抱住努瓦基耶的脖子说，“我也一样，心里很发愁，因为我也不喜欢弗朗兹·埃皮内先生。”

祖父的眼中闪出一道喜悦的光彩。

“我曾想过离家进修道院，你还对我非常生气，你还记得吗？”一滴泪花沾湿了老人干枯的眼睑。

“呵！”瓦琅蒂娜接着说，“我就是想逃脱这婚事，我已绝望了。”

努瓦基耶的呼吸变得急促了。

“所以说，这门婚事让你感到伤心，亲爱的爷爷？噢，我的

上帝，要是你能帮助我，要是我们两人就可以打断他们的计划，那该多好呀！但是你没有力量去反对他们，你虽然思想敏捷，意志坚强，但是要同他们斗争你就跟我一样弱小，甚至比我还弱小。嗨！你身强力壮的时候是我强有力的保护者，可是今天你只能同情我，只能跟我一起高兴或一起发愁。这是我最后的幸福，幸而上帝忘了，没有把它同别的幸福一起从我手里夺走。”

努瓦基耶听到这些话，两眼中充满了一种狡黠和深沉的神情，姑娘觉得从中读到了这样的话：“你想错了，我还可以替你做许多事。”

“你能帮助我，亲爱的爷爷？”瓦琅蒂娜凭着自己对那神情的理解说。

“是的。”努瓦基耶又向天仰起双眼，这是他和瓦琅蒂娜约定好的动作，表示他有事要说。

“你有什么事要说，亲爱的爷爷？我们来看看。”瓦琅蒂娜集中精力想了一下，想到一件事就大声说一下，但她看到，自己能说到的事都说了，老人每次都表示说不对，于是她说道，“那好，用最后一招吧，我真是太笨了。”她顺着字母次序背起字母表，从A背到N，一面背一面微笑着审视瘫痪老人的目光，念到N的时候，努瓦基耶示意道是的。“啊！”瓦琅蒂娜说，“你想说的事由字母N打头，那么我们来看N起头的词。呃，我们来看，N起头的是什么事呢？Na,ne,ni,no。”

“对，对，对。”老人示意说。

“啊，是No？”

“是的。”

瓦琅蒂娜拿来一本词典，放在努瓦基耶前面的斜面书桌上，然后翻开词典，看到老人的目光集中到书页上以后，用手指顺着一栏栏的词条从上到下飞快划过去。从努瓦基耶陷入现在这副窘态以来的六年中，他们一直这么做，所以现在查起词来瓦琅蒂娜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她能像老人自己动手翻词典一样迅速猜出老人的想法来。指到Notaire（公证

人)一词,老人示意停止。

“公证人,”瓦琅蒂娜说,“你想请公证人,爷爷?”

老人示意他的确想见公证人。

“是要派人去请公证人吗?”瓦琅蒂娜问道。

“是的。”瘫痪老人示意说。

“我父亲要知道吗?”

“要的。”

“你要急着见公证人吗?”

“是的。”

“那好,马上替你去请公证人,亲爱的爷爷。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

瓦琅蒂娜跑着过去拉响绳铃,叫来一个仆人,吩咐请维尔福先生或夫人到祖父房间来。“你满意吗?”瓦琅蒂娜说,“满意……我想你会满意的,是不是?找出来可不容易,对吧?”于是姑娘仿佛对孩子似的朝老人嘻嘻笑了起来。

维尔福先生由巴鲁瓦陪着走了进来。“您有什么事,先生?”他朝瘫痪病人问道。

“先生,”瓦琅蒂娜说,“我祖父要见公证人。”

维尔福先生听到这样一个离奇、更是意想不到的要求,便同瘫痪老人相互望了一眼。

“是的。”老人示意道,神情非常坚决。看来有瓦琅蒂娜的支持,再加上老仆人现在也知道了他的想法,也会支持他,老人已准备好同儿子较量一番。

“您想见公证人?”维尔福又问了一遍。

“是的。”

“有什么事?”

努瓦基耶没有答理。

“可您有什么事要见公证人?”维尔福问道。

瘫痪病人的目光木然不动,因此表示无话可说,这就是说:“我坚持我的要求。”

“是来给我们添乱吗?”维尔福说,“这值得一闹吗?”

“不过，”巴鲁瓦说，他像所有老仆人一样地固执，准备坚持下去，“先生要见公证人，显然他有事，我得去请公证人。”巴鲁瓦心目中的主人只是努瓦基耶一个人，决不允许主人的意愿受到任何怀疑。

“是的，我要见公证人。”老人合上双眼示意说道，神情中充满了挑衅，似乎又在说：“看看吧，我的主意谁敢不答应？”

“既然您一定要见公证人，先生，当然要去请的，不过我要向公证人解释清楚，您本人也要说明白，因为到时候肯定会闹得啼笑皆非。”

“没有关系，”巴鲁瓦说，“我还是去请吧。”老仆人说完就神气地走了出去。

五十九 遗 嘱

巴鲁瓦离开房间的时候，努瓦基耶望了瓦琅蒂娜一眼，目光中带着一种狡黠而又意味深长的神情。姑娘懂得这一眼的意义，维尔福也很清楚，因为这时他脸色阴深，双眉皱紧。他拉过一张椅子，在瘫痪老人的房间坐下等公证人来。努瓦基耶毫无表情地看着他找椅子坐下，但又用眼角叮嘱瓦琅蒂娜不用害怕，叫她也留下来。三刻钟后，老仆人带着公证人来到房间。

“先生，”维尔福在寒暄以后说道，“请您来的是这一位努瓦基耶·维尔福先生，他全身瘫痪，四肢不能活动，也不能说话，只是我们才勉强能够支离破碎地懂得他的一些意思。”

努瓦基耶向瓦琅蒂娜递了一个眼色，这一眼是这样严肃和这样迫切，瓦琅蒂娜立即挺身而出说：“我本人，先生，完全可以理解我祖父的意思。”

“一点不错，”巴鲁瓦接着说，“完全可以听懂，绝对不会有错，刚才在路上我已经向先生说过了。”

“对不起，先生，还有您，小姐，”公证人向维尔福和瓦琅蒂娜说道，“本案的情况是，公职人员不可轻率处理，否则必须承担危险的责任。为使公证有效，首先必须做到公证人确信自己已经忠实地解释了委托人的意愿。而现在，鉴于委托人不能说话，我不能确信他的可否，而且鉴于他丧失语言能力，他的意愿或憎恶的原由也不能向我明确证明，因此，我的效劳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合法。”公证人迈了一步准备告辞。检察官嘴上露出一丝几乎察觉不出的得意的微笑。努瓦基耶带

着极其忧伤的神情望了瓦琅蒂娜一眼，于是瓦琅蒂娜走上前去把公证人拦住。

“先生，”她说道，“我和我祖父交谈的语言是很容易掌握的，既然我能理解，我也可以帮助您在几分钟之内掌握。请问，先生，怎样才能使您的职业道德白璧无瑕呢？”

“为使公证有效，小姐，”公证人回答说道，“务必做到对委托人的可与否确信无疑。身患疾病的人立嘱可以公证，但神志必须清醒健康。”

“很好，先生！通过两种示意动作，您即可确信我祖父的神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时候这样健全。努瓦基耶先生虽然失去了说话和行动的能力，但是他能以闭拢双眼表示赞同，以连续数次眨眼表示不同意。您掌握这些情况就足可同努瓦基耶先生交谈，请不妨试试。”

老人那双已经湿润的眼睛这时向瓦琅蒂娜投去的目光是如此温存和感激，连公证人本人看了也一目了然。

“您已经听到，并且懂得您的孙女刚才说的话了吗，先生？”公证人问道。

努瓦基耶慢慢合上双眼，过了一会儿又重新睁开。

“您同意她的话吗？也就是说，她说的示意动作的确是您以此来表达您的思想？”

“是的。”老人示意说道。

“是您要见我吗？”

“是的。”

“为您立嘱作公证吗？”

“是的。”

“假如不为您立嘱办公证我即告辞，您是不同意的吧？”

瘫痪病人急忙连连眨眼。

“怎么样，先生，您现在明白了吧？”姑娘问道，“您可以做到心安理得了吧？”

但不等公证人回答，维尔福就把他拉到一边。“先生，”维尔福说道，“您是否认为，一个人像努瓦基耶·维尔福先生那

样在肉体上经受如此可怕的打击，但在神志上不会有任何重大损害？”

“这一点我倒并不担心，先生，”公证人回答说，“我是在考虑怎样才能了解他的思想，然后进行必要的讯问。”

“您也看到了吧，这是不可能的。”维尔福说。

瓦琅蒂娜和老人都听到了这段话，努瓦基耶紧紧望着瓦琅蒂娜，目光凝滞而坚定，显然，这是在叫瓦琅蒂娜出来反驳。

“先生，”瓦琅蒂娜说道，“请不必为此担心。了解我祖父的思想不论多么困难，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论您觉得多么困难，我可以给您解释，帮助您消除一切疑虑。我和努瓦基耶先生这样相处已有6年，您可以问他本人，6年来他可曾有过某种想法由于我没有领会而深藏于他的心头？”

“没有。”老人示意道。

“我们可以试试。”公证人说，“您是否同意小姐作您的传话人？”

瘫痪病人表示他同意。“好，那么，先生，您请我来有什么事？您准备公证什么文书？”

瓦琅蒂娜开始念字母表，一直念到T。一听到这个字母，努瓦基耶的富有表情的眼光立即叫姑娘停下。

“先生的意思是字母T，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请稍等，”瓦琅蒂娜说道，然后，她朝她的祖父转过身去，“Ta……te……”

老人听到第二组字母就让姑娘停下。于是瓦琅蒂娜拿起词典，在公证人双目密切注视下，打开字典一页一页翻过去。

“Testament（遗嘱）。”努瓦基耶的目光示意姑娘的手指就在这个词上停下，从而说明了意思。

“遗嘱！”公证人喊道，“事情非常清楚了，先生要立嘱。”

“是的。”努瓦基耶接连示意道。

“这实在太妙了，先生，您不得不承认。”公证人对惊诧不已的维尔福说。

“是的，”维尔福说道，“更妙的恐怕是这遗嘱了，因为，无

论怎样，我总觉得如果没有我女儿的巧妙提示，这遗嘱便不可能逐条逐句地写下来。然而瓦琅蒂娜与遗嘱内容关系可能过于密切，由她来解释努瓦基耶·维尔福模糊不清的意愿恐怕不尽合适。”

“不，不！”瘫痪病人示意道。

“什么！”维尔福先生说，“瓦琅蒂娜与您的遗嘱内容无关？”

“无关。”努瓦基耶先生示意道。

“先生，”公证人说道，这件事已引起他极大兴趣，打算日后在社交界可以拿这奇妙故事的每一个细节炫耀一番，“先生，刚才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事，现在我倒觉得是很容易做到的。这份遗嘱纯属秘密立嘱，按法律规定，只要在七位证人面前宣读，并当全体证人面，立嘱人表示认可，公证人给以密封，遗嘱即为有效。至于立嘱所需的时间，也就比一般立嘱稍长一些而已。遗嘱开头部分的格式是固定的，总是那么几句话，至于具体内容，大部分可以按照立嘱人的财产状况确定，也可由您提供情况，因为您曾管理过这些财产，当然是了解的。但是，为使遗嘱不引起异议，我们应使之具备完整无缺的公证性，不妨打破常规，我请一位同行来协助我，遗嘱将由我们两人按立嘱人口授共同拟就。您觉得这样可以了吗，先生？”公证人接着问老人。

“可以。”努瓦基耶示意说，他的意思已被人理解，显得很高兴。

“他想干什么？”维尔福暗暗自问，他官位显赫，不得不有所克制，而且他也猜不透父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转身吩咐把现在这位公证人推荐的同行请来，但是巴鲁瓦已经听到要请人，而且猜测到主人的心思，所以早就去请人了。于是，检察官吩咐请夫人过来。一刻钟后，所有的人都来到瘫痪老人的房间，第二位公证人也已赶到。两位公证人仅交换了几句话就取得一致意见。公证人先向努瓦基耶读一份泛泛其谈的，没有什么具体内容的遗嘱格式，然后，可以说是为了测试一下立嘱人的神志如何，第一位公证人朝努瓦基耶转过身去